

## 第二十五卷

## 卻要

湖南觀察使李庚之女奴，日卻要。善辭令，美容止。朔望通禮謁於親姻家，惟卻要主之，李侍婢數十，莫之借也。而巧媚才捷，能承順顏色，姻黨亦多憐之。李四子，長曰延禧，次日延范，次日延柞，所謂大郎而下五郎也。皆年少狂逸，咸欲 卻要而不能也。

嘗遇清明節，時纖月娟娟，庭花爛發，中堂垂繡幕，張銀，而大郎與卻要遇於櫻桃花影中，欲持之求偶。卻要取茵席授之，給曰：「可於廳中東南隅，佇立相待，候堂前眠熟，當至。」大郎既去。至廊下，又逢二郎調之，卻要復取茵席授之，曰：「可於廳中東北隅相待。」二郎既去，又逢三郎束之。卻要復取茵席授之，曰：「可於廳中西南隅相待。」三郎既去，又五郎遇，握手不可解。卻要復取茵席授之，曰：「可於廳中西北隅相待。」四郎皆去。

延禧於廳角中，屏息以待。廳門敘閉，見其三弟比比而至，各趨一隅。心雖訝之，而不敢發。少頃，卻要突燃燭，疾向廳事，豁開扉而照之，謂延禧等曰：「阿堵貧兒，爭敢向這裡覓宿處！」皆棄所攜，掩面而走。

## 河間傳

河間，淫婦人也，不欲言其姓，故以邑稱，始，婦人居戚里，有賢操。自未嫁，固已惡群戚之亂寵，羞與為類。獨深居為剪制眾結。既嫁，不及其舅，獨養姑，謹甚，未嘗言門外事，又禮敬夫。賓友之相與為肺腑者，其族類醜行者謀曰：「若河間何？」其甚者曰：「必壞之。」乃謀以車縷造門邀之邀嬉，且美其辭曰：「自吾里有河間，戚里之人日夜為飭勵，一有小不善，「惟恐聞焉。今欲更其故，以相效為禮節，願朝夕望若儀狀以自閒也。」河間固謝不欲。姑怒曰：「今人好辭來，以一接新婦，求為得師，何拒之堅也。」辭曰：「聞婦之道，以貞順靜專為。若夫矜車服、耀首飾，族出灌門，以飲食游觀，非婦人宜也。」姑強之，乃從之游。過市，或曰：「市少南人浮圖，有國工吳叟始圖東南壁甚怪。可使奚官先避道，乃人觀。」觀已，延及客佐具食。幃牀之側聞男子咳者，河間驚，跣足出，召從者馳車歸，泣數日，愈自閉，不與眾戚通。戚里乃更來謝曰：「河間之遽也，猶以前故，得無罪吾屬也？向之咳者，為膳奴耳。」曰：「數人笑於門，「如是何耶？」群戚聞且退。

期年，乃敢復召，邀於姑，必致之與偕行。遂入禮州西浮圖，兩閣叩檻出魚豔食之，河間為一笑，眾乃歡。俄而又引至食所，空無帷幕，廊廡廓然，河間乃肯入。先壁群惡少於北牖下，降簾，使女子為秦聲，倨坐觀之。有頃，壁者出，宿選貌美陰大者主河間。乃便抱持河間，河間號且泣，婢夾持之。或諭以利，或罵且笑之。河間竊顧視，持己者甚美。左右為不善者，已更得適意，鼻息然，意不能無動，力稍縱，主者幸一遂焉。因擁致之房。河間收泣甚適，自慶未始得也。至日仄食，其類呼之食，曰：「吾不食矣。」且暮，駕車相戒歸，河間曰：「吾不歸矣。必與是人俱死。」群戚反大悶，不得已俱宿焉。夫騎來迎，莫得見。左右力制，明日乃肯歸。持淫夫大泣，鬢臂相與盟，而後就車。既歸，不忍視其夫，閉目曰：吾病。」與之百物，卒不食，餌以善藥，揮去。心怵怵恒若危柱之弦。夫未輒大罵，終不一開目，愈益惡之，夫不勝其憂。數日，乃曰：「吾病且死，非藥餌能已。為吾召鬼解除之，然必以夜。」其夫自河間病，言如狂人，思所以悅其心，度無不為。時上惡夜祠，其夫無所避。既張具，河間命邑臣，告其夫召鬼祝詛上，下吏訊驗，答殺之。將死猶曰：「吾負夫人，吾負夫人。」河間大喜，不為服，開門召所與淫者，保逐為荒淫，居一歲，所淫者衰，益厭，乃出之。召長安無賴男子，晨夜交於門，猶不嫌。又為酒壚西南隅，已居樓上微觀之，鑿小門，以女侍餌焉。凡來飲酒大鼻者，少且壯者，美顏色者，善為戲酒者，皆上與合，且合且窺，恐失一男子也，猶日呻呼槽槽，以為不足。積十餘年，病髓竭而死。自是雖戚里為邪行者，聞河間之名，則掩鼻蹙額，皆不欲道也。

柳先生曰：「天下之士為修潔者，有女。河間之始為妻婦者乎？天下之言朋友相慕望，有如河間與其夫之切密者乎？河間一自敗於強暴，誠服其利，歸敵其夫，猶盜賊仇讎，不忍一視其面，卒計以殺之，無須臾之戚，則凡以情愛相戀結者，得不有邪利之猜其中耶？亦足知恩之難恃矣。朋友固如此，況君臣之際，尤可畏哉！予故私自列云。」

## 章子厚

章子厚，初來京師赴省試。年少，美丰姿。當日晚，獨步御街，見雕輿數乘，從衛甚都。最後一輿，有一婦人，美而豔，揭簾以目挑章。章因信步隨之，不覺至夕。婦人以手招與同輿載一甲第，甚雄壯。婦人者，蔽章雜眾人以入一院。甚深邃，若無人居者。少選，前婦人始至，備酒饌甚珍，章因問其所，婦人笑而不答。自是婦人引儕輩，迭相往來甚眾，俱亦姝麗。詢之，皆不顧而言他。每去，則以巨鎖扃之。如是累日夕，章為之體敞，意甚彷徨。一姬年差長，忽發問曰：「此豈郎所游之地，何為至此耶？我主翁行跡，多不循道理，寵婢多而無嗣息。每鈎致年少之徒，與群婢合，久則斃之此地數人矣！」章惶駭曰：「果爾，為之奈何？」姬曰：「觀子之容，蓋非碌碌者，似必能脫。主人翌日人朝甚早，今夕解我之衣以衣子，我且不復鎖門。俟至五鼓，吾來呼子，亟隨我登廳事。我當以廝役之服被子，隨前驕以出，可以無患矣！爾後慎勿以語人，亦勿復由此街。不然，吾與若皆禍不旋踵。」詰旦，果來叩戶。章用其術，遂免不難。及既貴，始以語族中所厚善者云。後得其主翁之姓名，但不欲曉於人也。少年不可不知誠也。

## 蔡太師園

京師士人出遊。迫暮，過人家缺牆，似可越。被酒，試逾以入，則一大園。花木繁茂，徑路交互，不覺深入。天漸暝，望紅紗籠燈遠來。驚惶尋歸路，迷不能識。亟入道左之亭，氈下有一穴，試窺之，先有壯士伏其中，見人驚奔而去。士人就隱焉，已而燈漸近，乃婦人十餘，靚妝麗服。俄趨亭上，竟舉氈，見生，驚曰：「不是那一個。」又一婦熟視曰：「也得，也得。」執其手從行，生不敢問。引入洞房曲室，群飲交戲，五鼓乃散。士人倦憊不能行，婦貯以巨筐，舁而遺之牆外。天將曉，懼為人所見，強起扶持而歸。他日跡其所遇，乃蔡太師花園也。

## 狄氏

狄氏者，家故貴，以色名動京師。所嫁亦貴家，明豔絕世。每燈夕及西池春遊，都城士女歡集，自諸王邪第，及公侯戚里，中貴人家，幕車馬相屬。雖歌妹舞姬，皆飾翠，佩珠犀，覽鏡顧影，人人自謂傾國。及狄氏至，靚妝卻扇，亭亭獨出，雖平時妒悍自者，皆羞服，至相忿低，輒曰：「若美如狄夫人耶？乃敢凌我！」其名動一時如此。然狄氏資性貞淑，遇族游群飲，淡如也。

有滕生者，因出遊見之，駭慕喪魂魄，歸，悒悒不聊生。訪狄氏所厚善者，或曰：「尼慧澄與之習。」生過尼，厚遺之。日日往，尼愧謝問故。生曰：「極知不可。幸萬分一耳。不然，且死。」尼曰：「試言之。」生以狄氏告。尼笑曰：「大難大難，此豈可動耶！」具道其決不可狀。生曰：「然則有所好乎？」曰：「亦亡有。惟旬日前，屬我求珠璣頗急。」生大喜曰：「可也。」即索馬馳去，俄懷大珠二囊，示尼曰：「值二萬緡，願以萬緡歸之。」尼曰：「其夫方使北，豈能遽辦如許償耶！」生亟曰：「四五千緡，不則千緡，數百緡，皆可。」又曰：「但可動，不願一錢也！」尼乃持詣狄氏。果大喜，玩不已。問須值幾何，尼以萬緒告。狄氏驚曰：「是才半值爾！然我未能辦，奈何？」尼因屏人曰：「不必錢，此一官欲祝事耳！」狄氏曰：「何事？」曰：「雪失官耳。夫人弟兄夫族，皆可為也。」狄曰：「持去，我徐思之。」尼曰：「彼事急，且投他人可復得耶？姑留之，明日來問報。」遂辭去，且以告生，生益厚餉之。尼明日復往，狄氏曰：「我為營之，良易。」尼曰：「事有難言者，二萬緡物付一禿媪，而客主不相問，使彼何以為信？」狄氏曰：「奈何？」尼曰：「夫人以設齋來院中，使彼若邂逅者，可乎？」狄氏面搖手曰：「不可。」尼慍曰：「非有他，但欲言雪官事，使彼無疑耳！果不可，亦不敢強也。」狄氏乃徐曰：「後二日，我亡兄忌日，可往。然立語亟遣之。」尼曰：「固也。」尼歸及門，生已先在。詰之，具道本末。拜之曰：「儀秦之辯，不加於此矣。」

及期，尼為齋具，而生匿小室中，具酒肴俟之。晡時，狄氏嚴飾而至。屏從者，獨攜一小侍兒，見尼曰：「其人來乎？」曰：「未也。」咀祝畢，尼使童子主侍兒，引狄氏至小室，摹簾見生及飲具，大驚，欲避去。生出拜，狄氏答拜。尼曰：「郎君欲以一厄為夫人壽，願勿辭。」生固頎秀，狄氏頗心動睇而笑曰：「有事第言之。」尼固挽使坐，生持酒勸之，狄氏不能卻，為厄，即自持酒酬生。生因徙坐，擁狄氏曰：「為子且死，不意果得子。」擁之即幃中，狄氏亦歡然，恨相得之晚也。比夜散去，猶徘徊顧生，挈其手曰：「非今日，幾虛作一世人。夜當與子會。」自是夜輒開垣門召生，無缺夕。所以奉生者，靡不至，惟恐毫絲不當其意也。

數月，狄氏夫歸。生，小人也。陰計已得狄氏，不能棄重賄。伺其夫與客坐，遣僕入白曰：「某官嘗以珠值二萬緡寶第中，久未得值，且訟於官。」夫愕眙，人詰。狄氏語塞曰：「然。」夫督取還之。生得珠，復遣尼謝狄氏：「我安得此，貸於親戚以動子耳！」狄氏雖恚甚，終不能忘生，夫出，輒召與通。逾年，夫覺，閉之嚴。狄氏以念生病死；餘在大學時親見。

## 王生

崇寧中，有王生者，貴家之子也，隨計至都下。當薄暮被酒，至延秋坊，過一小宅，有女子甚美，獨立於門，徘徊徙倚，若有所待者。生方注目，忽有駟騎呵衛而來，下馬於此宅，女子亦避去。匆匆遂行，初不暇問其何姓氏也。抵夜歸，復過其門，則寂然無人聲。循牆而東數十步，有隙地丈餘，蓋其宅後也。忽自內擲一瓦出，拾視之，有字云：「夜於此相候。」生以牆上剝粉戲書瓦背云：「三更後宜出也。」復擲人焉。因稍退十餘步伺之。少頃，一男子至，周視地上，無所見，微歎而去。既而三鼓，月高霧合，生亦倦睡，欲歸矣。忽牆門軋然而開，一女子先出，一老嫗負筥從後。生遽就之，乃適所見立門首者。熟視生，愕然曰：「非也。」回顧嫗，嫗亦曰：「非也。」將復入。生攙而劫之曰：「汝為女子，而夜與人期至此。我執汝詣官，丑聲一出，辱汝門戶。我邂逅遇汝，亦有前緣。不若從我去。」女泣而從之。生攜歸逆旅，匿小樓中。女自言曹氏，父早喪，獨有己一女，母鍾愛之，為擇所歸。女素悅姑之子某，欲嫁之，使乳媪達意於母。母意以某無官，弗從，遂私約相奔，牆下微歎而去者，當是也。生既南宮不利，遷延數月，無歸意。其父使人詢之，頗知有女子偕處。大怒，促生歸，扃之別室。女所齎甚厚，大半為生費，所餘與媪坐食垂盡。使人訪其母，則以亡女故，抑鬱而死久矣。女不得已，與媪謀下汴，訪生所在。時生侍父官閩中。女至廣陵，資盡不能進，遂隸樂籍，易姓名為蘇媛。生游四方，亦不知女安否。數年自浙中召赴闕，過廣陵，女以倡侍宴識生。生亦訝其似女，屢目之。酒半，女捧觴勸，不覺兩淚墮酒中。生淒然曰：「汝何以至此？」女以本末告。淚隨語零，生亦愧歎流涕。不終席，辭疾而起。密召女，納為側室。其後生子，仕至尚書郎，曆數郡。生表弟臨淮李從為予言。

## 湯賽師

湯賽師居抱劍營，擅譽行首。豔麗絕倫，慧而黠巧。負色寡合，非豪俊不肯破顏。猥客恐為所侮，不敢登門。時師畜邸第中，奩資極厚。

有惡少，詭為外方富民部綱者，僦館其鄰。其南有酒館曰「花月樓」，密賽師之室。惡少日飲樓中。酒家因徵酒逋，至其所館，見其行李耀，騶從甚都，意必是宦富豪也，且年少，美丰姿，因誘之曰：「郎君何故時時獨酌，而不呼侑尊者？」惡少曰：「非汝所知也。吾觀都城，未有絕色當吾意者。若淡汝濃抹，獻笑倚門者，且狐群耳。」酒家曰：「君特未之見耳。樓北湯氏姊妹日賽師春春者，當今第一流也，春春已為他邸所畜，獨賽師在。郎君若欲見之，當為道意也。」惡少曰：「子姑詢之。」良久，復命曰：「事諧矣。約來日相候。」蓋酒家極譽其富盛容止之詳，賽師已動心矣。

至期，惡少盛飾而往。一見交歡，呼酒酣飲，出歌婢佐之。惡少揮金不少吝，且能調弄風月，舉家大喜。頃之，惡少復昇釵條脫一巨篋，草草視之，皆燦然精金也，可值萬緡。娼家愈大喜，不復細察，受而緘之。留連逾月，惟恐其去也。

一夕，惡少謂其家曰：「來日當往部中料理其事，欲夙起。」賽師唯唯。黎明，飲食之，遣僕隨往。惡少以計賺其僕，至晚不復來矣。往館中覘之，寂無蹤跡。啟篋視之，則燦然者皆偽物也。舉家恚恨。賽師素有血疾，愧鬱而死。

## 樓叔詔

樓叔詔，初入大學，與同窗友厚善。休日，友謂叔詔：「寂寂不自聊，吾欲至一處，來半日適，飲醇膳美，又有聲色之玩，但不可言。君性輕脫，或以利口敗吾事。能息聲，則可偕往。」樓敬諾。要約數四，乃相率出城。買小舟，沿葦行將十里，捨舟，陟小坡行，道微高下。又一里，得精舍，門徑絕卑小，而松竹花草楚楚然。

友款於門，即有小童應客。主人繼出，乃少年僧。姿狀秀美，進趨安詳，殊有富貴家氣。揖客曰：「久別，甚感。接，都下先遣。」

何也？」揖樓，謂：「誰？」友曰：「吾親也。」遂偕坐，款語十刻許，僧忽回顧，日影下庭西，笑曰：「日旰，二君餒乎？」便起，推西邊小戶，入華屋三間。窗几如拭，玩具皆珍奇。喚侍童進點心，素膳三品，甘好精美，不知何物所造。撤器，命推窗，平湖當前，數十百頃。其外連山橫陳，樓觀森列，夕陽映照，丹碧紫翠，互相發明。漁歌菱唱，隱隱在耳。駛望久之，僧取尾，敲欄杆數聲。俄時，小畫舫旁湖而來，二美人逕出。登岸。靚妝麗色，王公家不過也。僧命且酌。指顧問，觴豆羅陳，窮極水陸。左右執事童，皆佼好。

杯行，美人更起歌舞。僧與友謔浪調笑，歡意亡間。樓神思倘，正容危坐，噤不敢吐一語。伺僧暫起，摯友臂叩所以，慍曰：「子但飲食縱觀，何用知如許？」而觴十餘巡，夜已艾。僧復引客至小閣中，臥具皆備，曰：「姑憩此。」遂去。壁外即僧榻，試穴隙窺，則擁攤二姬就寢。友醉甚，大鼾。樓獨彷徨，不寐。起如廁，一童執燭，密詢之此為何地。童笑曰：「官人是親戚，何須問。」樓返室，展轉通宵。時側耳審聽，但聞鼻息而已。將曉，僧已至客寢，問安否。盥櫛畢，引入一院，製作尤邃巧，簾幕蔽滿庭下，奇花盛開，香氣蕩勃，小山叢竹，位置愜當。回思夜來境界，已迷不能憶。迨具食，則器用張陳一新，食品加精。獨二姬，竟不復出。食罷，各去。僧送至門，鄭重而別。由他徑絕湖而歸。樓惘惘累日，疑所到非人間。數問友，但笑不答，亦許尋舊游。而樓用他故亟歸鄉。其後出處參商，訖不克再諧。

### 李將仕

李生將仕者，吉州人。人粟得官，赴調臨安，舍於清河坊旅館。其相對小宅，有婦人常立簾下閱市。每聞其語音，見其雙足，著意窺觀，特未嘗一覩面貌。婦好歌「柳絲只解風前舞，消條惹那人不住」之詞。生擊節賞詠，以為妙絕。會有持永嘉黃柑過門者，生呼而撲之，輸萬錢。慍形於色，曰：「壞了十千，而柑不得口。」正嗟恨不釋，青衣童從外捧小盒至云：「趙縣君奉獻。」啟之，則黃柑也。生曰：「素不相識，何為如是，且縣君何人也？」曰：「即街南所居。趙大夫妻，適在簾間，聞官人有不得柑之歎。偶藏此數顆，故以見意，愧不能多矣。」因叩趙君所在。曰：「往建康謁親舊，兩月未還。」生不覺情動，返室發篋；取色彩兩端，致答。辭不受，至於再，始勉留之。由是數以佳撰為饋，生輒倍酬士宜；且數飲此童，聲跡益洽。密賄童欲一見。童曰：「是非所得專，當歸白之。」既而返命，約於廳上相見。欣躍而前，繼此造其居者四五。婦人姿態既佳，而持身甚正，了無一語及於鄙。生注戀不捨且暮，向雖游娼家，亦止不往。一夕，童來告：「明日吾主母生朝，若致香幣為壽，則於人情尤美。」生固非所惜，亟買縑帛果實官壺遣送，及旦往賀。童忽來邀致，前此所未得也。承命即行，似有纏綿之興。少頃登牀，未安席，摹聞門外馬嘶，從者雜沓。一妾奔入曰：「官人歸也！」婦失色惴惴，弓；生匿於內室。趙君已入房，詬罵曰：「我去幾時，汝已辱門戶如此。」揮鞭其妾，妾指示李生處。擒出，持之，而具牒將押赴廂。生位告曰：「倘到公府，為一官累。荏苒雖久，幸不及亂。願納錢五百千自贖。」趙愆怒曰：「不可。」又增至千緡，妻在旁立勸曰：「此過自我，不敢飾辭。今此子就逮，必追我對鞠，我將不免，且重貽君羞，幸寬我。」諸僕皆受生餌，亦羅拜為言。卒捐二千緡，乃解縛，使手書謝拜，而押回邸取賂，然後呼逆旅主人付之。生得脫，自喜，獨酌數杯，就睡。明望其店，空無人矣。予邑子徐正封亦參選與生鄰舍，目擊其事。所資既罄，亟垂翅西歸。

### 陽羨書生

東晉陽羨許彥，於綏安山行，遇一書生，年十七八，臥路側，云腳痛，求寄彥鵝籠中，彥以為戲言。書生便人籠。籠亦不更廣，書生亦不更小，宛然與雙鵝並坐，鵝亦不驚。彥負籠而去，都不覺重。前息樹下，書生乃出籠。謂彥曰：「欲為君薄設。」彥曰：「甚善。」乃於口中吐一銅盤奩子，奩子中具諸饌，海陸珍羞方帳前，器皿皆是銅物，氣味芳美，世所罕見。酒數行，乃謂彥曰：「一婦人自隨，今欲暫要之。」彥曰：「甚善。」又於口中吐一女子，年可十五六，衣服綺麗，容貌絕倫，共坐宴。俄而書生醉臥。此女謂彥曰：「雖與書生結要，而實懷外心，向亦竊將一男子同來。書生既眠，暫喚之，願君勿言。」彥曰：「甚善。」女人於口中吐出一男子，年可二十三，亦明顯可愛，仍與彥敘寒溫。書生臥欲覺，女子吐一錦行障。書生仍留女子共臥。男子謂彥曰：「此女子雖有情，心亦不盡，向復竊將一女人同行，今欲暫見之，願君勿泄言。」彥曰：「善。」男子又於口中吐一女子，年二十許，共宴酌戲調，甚久，聞書生動聲，男曰：「二人眠已覺。」因取所吐女子，還納口中。須臾，書生處女子乃出，謂生曰：「書生欲起。」更吞向男子，獨對彥坐。書生然後謂彥曰：「暫眠遂久，君獨坐當悒悒耶？日已晚，便與君別。」還復吞此女子。諸銅器悉納口中，留大銅盤，可廣二尺餘。與彥別曰：「無以籍君，與君相憶也。」大無中，彥為蘭台令史，以盤餉侍中張敞，看其題，云是漢永平三年所作也。

### 梵僧難陀

唐丞相魏公張延賞在蜀時，有梵僧難陀得如幻三昧。入水火，貫金石，變化無窮。初入蜀，與少三尼俱行，或大醉狂歌。戍將將斷之。及僧至，且曰：「某寄跡桑門，別有藝術。」因指三尼：「此妙歌管。」戍將反敬之，遂留連為辦酒，由夜會客，與之劇飲。僧假襠中鉛黛妓其三尼，及坐，含睇調笑，逸態絕世。飲將闌，僧謂尼曰：「可為押衙歌某曲也。」因徐進對舞。曳絳回雪，迅赴摩跌，技又絕倫也。良久，曲終而舞不已。後驚曰：「婦女風邪！」忽起，取戍將佩刀，眾謂酒狂，驚走。僧乃拔刀斷之，皆踏於地，血及數尺。戍將大懼，呼左右縛僧。僧笑曰：「無草草。」徐舉尼，三枝筇枝也。血乃酒耳。又常在飲會，令人斷其頭，釘耳於柱，無血，身坐席上。酒至，瀉入頭瘡中，面赤而歌，手復抵節。會罷自起，提首安之，初無痕也。時時預言人凶衰，皆迷語，事過方曉。成都有百姓，供養數日，僧不欲住，閉關留之，僧因走入壁間，百姓遽牽，漸入，惟餘袈裟角，頃亦不見。來日壁上有畫僧焉，其狀形似白月。色漸薄，積七日，空有黑跡。至八日，黑跡亦滅。僧已在彭州矣，後不知所之。

### 張和

唐貞元初，蜀郡一豪家子富擬卓、鄭，蜀之名姝無不畢致。每按圖求之，媒盈其門，常恨無可意者。或言：坊正張和，大俠也，幽房閨，無不知之，孟以誠投乎。豪家子乃以金帛夜詣其居，告之，張和欣然許之。翌日，與豪家子偕出西郭一舍，入廢蘭若，有大像巍然。與豪家子升像之座，和引手捫佛乳，揭之，乳壞成穴如碗。即挺身入穴，引豪家子臂，不覺同在穴中。道行數十步，忽睹高門崇墉，狀如州縣。叩門五六，有九髻婉童迎拜曰：「主人望翁來久矣。」有頃，主人出，紫衣貝帶，侍者十餘，先和進謹。和指豪

家子曰：「此少君子也，汝可善待。予有切事須返。」不坐而去。言訖，已失和所在。豪家子心異之，不敢問。主人延於中堂，珠璣緹繡，羅列滿目。具陸海珍膳，命酌進妓。交鬢掠鬢，縹若神仙。其舞杯關球之令，悉新而多思。有金器容數升，雲擎鯨口，鈔以珠粒。豪家子不識，問之。主人笑曰：「此吹血也，本擬伯雅。」豪家子竟不解。至三更，主人忽顧妓曰：「無廢歡笑，予暫有所適。」揖客而起，騎從如州牧，列炬而出。豪家子因私於牆隅。妓中年差暮者，遽就謂曰：「嗟乎！君何以至是？我輩已為所掠，醉其幻術，歸路永絕。君若要歸，但取我教。」授以七尺白練，戒曰：「可執此，候主人歸，詐祈事設拜，主人必答拜，因以練蒙其頭。」將曙，主人還，豪家子如其教，主人投地乞命。曰：「死嫗負心，終敗吾事。今不復居此。」乃馳騎他去。所教妓即與豪家子居。二年，忽思歸，妓亦不留，大設酒樂餞之。飲闌，妓自持鋪開東牆一穴，亦如佛乳，推豪家子於牆外，乃長安東牆下。遂乞食，方達蜀。其家失已多年，意其異物，道其初，始信。出《西陽雜俎》。

#### 畫工

唐進士趙顏，於畫工處得一軟障，圖一婦人，甚麗。顏謂畫工曰：「世無其人也。今生如有，餘願納為妻。」畫工曰：「餘神畫也。此亦有名，曰『真真』，呼其名百日，晝夜不歇，即必應之。應則以百家彩灰酒灌之必活。」顏如其言，遂呼之百日，晝夜不止，乃應曰「諾。」急以百家彩灰酒灌之，遂活。下步、言笑。飲食如常。曰：「謝君得妾，妾願事箕帚。」終歲生一兒。年兩歲矣，友人曰：「此妖也，必與君為患，餘有神劍可斬之。」其夕乃遺顏劍。劍才及顏室，真真乃位曰：「妾南嶽地仙也。無何為人畫妾之形，君又呼妾名，既不奪君願，君今疑妾，妾不可住。」言訖，攜其子，卻上軟障，嘔出先所飲百彩灰酒。睹其障，惟添一孩子，皆是畫焉。

[返回 >>](#) [豔異編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